

上海远郊探索“一个人剧场” 一群人演戏给一个人看，值吗？



“3月4日上午，是王建明瘫痪后第一次看实景演出。先是歌舞，然后是相声，最后还有一台魔术压轴。王建明坐在轮椅上，离“舞台”只有一米远，所有演员都围着他一个人，只和他互动，这种感觉很好奇，甚至“有点难为情。”王建明说。



今年初，上海奉贤金海社区创新推出文化服务项目“一个人的剧场”——由社区28支文艺团队的演员自愿报名组成演出队，分别进入16名失能老人家中，当着他们的面，演一出节目。

迄今为止，演出成功进行了三场，面对包括王建明在内的三名老年观众。但各方仍在摸索，家属、演员、居委会、主办单位……究竟怎样的文化形式，能给老人带去真正的灵魂抚慰？一个人的剧场，该怎样走下去……

· 过意不去的事 ·

多数时间里，97岁的丁火珍就在家中面北阳台的落地窗前，定定地坐着。她说是为了能瞧瞧楼下往来的行人，打发时间。

记者来时，一眼望见了坐在窗边的丁火珍。

两周前，妍梅艺术团负责人金梅和社区其他几名演员敲开了丁火珍家的门，一连演了40分钟的文艺节目。丁火珍全程笑眯了眼睛。结束时，老人意犹未尽，支着拐杖挪动到门口，目送演员下楼。

在过去一年的“大调研”中，金海社区的工作人员走访了每一户人家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副主任朱华说，因工作原因，他询问老百姓最多的问题是“喜欢看演出吗？”“看演出方便吗？”等。“很快我们就锁定了丁火珍这样一群人。他们很喜欢文艺演出，但是迫于出行困难，出门看戏成了奢望。”

王建明最为典型。平日酷爱歌舞，电视里偶尔出现腾格尔、玖月奇迹，他都要凝神半天，还管他们叫“老朋友”。坐上轮椅这两年，王建明没怎么出过家门，也不爱见人，更别提看什么表演了。可当居委会上门告知，“一个人的剧场”有限活动名额落在他头上时，他立马拒绝了。

原因是“怕麻烦”。因为演出要在

家里进行，先前得把客厅的桌椅挪开，腾出块地方。王建明常坐的按摩椅也得重新摆摆，以取得最佳“观影位置”。但他最害怕的并不是这个“麻烦”，而是自己成为别人的“麻烦”。

7年前因患上罕见病“小脑萎缩”，他从警察岗位提前病退。病发初期是腿不听使唤，走路摔跤；再后来是不能走路，离不开轮椅。而今，王建明58岁，已经出现语言功能障碍，只能断断续续“蹦”字。按医生的判断，今后“情形可能会越来越糟糕”。可对于王建明拒绝了社区的善意，妻子沈慧敏很理解，“他一辈子当干警服务别人，突然要被别人服务，怎么好意思呢。”

当演员金梅再次来到丁火珍家探望，老人一眼就认出，她是“那天唱沪剧的妹妹”，还紧握手不停嘴。丁火珍说，自己耳朵不大行，眼也花，但是说得清楚。就这么，她一遍又一遍地抱歉，“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……”。

谁也没想到，短短一场演出，成了老人们心里始终过意不去的事。

· 孤独的观众 ·

居委会“失败”后，朱华的再次登门劝说，终于打动了王建明。趁热打铁，演出放在了第二天。

那日，5名社区里的中青年演员大包小包地来了。他们行头完备、妆面整齐，还带着演出时必要的音箱、话筒和道具，就像在拥有数百名观众的大舞台上一样隆重。

独唱的李纪东西装笔挺，一首《绿岛小夜曲》唱罢，又忍不住加演了一支《少年壮志不言愁》。“这首歌赞颂的是一名正直、善良的刑警，我想他（王建明）会有共鸣的。”李纪东说。但他期待的那种“共鸣”始终没有出现。受疾病影响，

王建明的情绪表达也有困难。李纪东的一腔热情，只能单向输出。

最“尴尬”的，是南上海音乐艺术工作室负责人、相声表演者周国良。他带着9分钟的原创相声段子登台，说到酣畅处，包袱频出，可唯一的观众王建明却无法给予反馈。最后一个近景魔术表演，80后演员黄栋预先对环节做了设计，让王建明也参与其中——吹一口气，敲击一下，鸡蛋就瞬间变成了花朵或其他什么东西。王建明颇有些艰难地配合着，成了魔术表演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妻子沈慧敏在旁，神经紧绷，她比任何人都担心这场由丈夫亲自参与的魔术表演会失败。事后沈慧敏说：“他（能参与）很有成就感，很久没见他这么开心了。演出过去好几天，我们还会讨论（当时的情景）。”

送给丁火珍一个人的那场演出让沪剧演员金梅心酸。那日，她扮相较好地唱了一出沪剧经典戏《卖红菱》。“我想老人家肯定听过，会喜欢。”的确，丁火珍是高兴的，全程笑着拍手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演员。可实际上，由于听力障碍，丁火珍压根不知道她在唱什么，只能靠着扮相和身段想象戏文。

李纪东考虑到了这个因素，临时改变了节目内容，走到离丁火珍最近的位置，拉起她的手，唱了一曲《当你老了》。这一次，丁火珍或许听见了，也回握李纪东的手，不住地说着“谢谢”。

· 想象之外的考验 ·

金海社区共有28支本土文体团队，“一个人的剧场”项目推出后，自愿参与者组成了30人左右的志愿者队伍，里面有沪剧演员、舞蹈演员、歌手、魔术师等等。他们自由组合，按照每月一到两户的节奏，为区域内有诉求的16户家庭提供上门表演服务。

这些志愿者演员都有本职工作，参加文艺演出只是业余爱好。但长期的经验积累让他们不仅成了社区、村居舞台上的熟脸，对于基层群众文化

工作也颇为熟悉。南上海音乐艺术工作室负责人周国良告诉记者，他深知这些失能老人的痛点。“莫说是完全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，即便是能依靠轮椅出门的，到了观众席上，也处于绝对弱势。挤在前面，别人嫌你遮挡、占地方，坐在后面，又什么也看不着了。这两年我们在基层演出，几乎已经看不到坐轮椅来的老人了。”

解决失能老人切实的文化需求，是许多志愿者演员乐意花时间精力参与“一个人的剧场”项目志愿服务的主要原因。而为了从制度上保障项目的持续推进，金海社区专门辟出每年2万元专项经费，用于演出人员的交通补贴、服装购置。

不过挑战仍是巨大的。“比如在表演方面，近景魔术是魔术里最难的项目。我们的演员就和观众面对面，隔几十公分的距离，能不被看出破绽，这还需要不断修炼。比如语言类节目，说给一个人听和说给一屋子人听，气氛大不一样，这考验着演员的舞台稳定性。新的表演场域促使我们必须进一步提升表演能力，不容易。”金海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工作人员李纪东说。

困难还来自于演出形式的编排。参考已完成的三场演出经验，演员们发现，每个老人的自身情况均不相同，如果要让他们最大限度享受演出乐趣，就必须在表演前先做调研，在节目设置上考量他们的年龄大小，个人爱好，身体情况等，以便做更人性化的细致编排。

这需要时间，也需要耐性，考验着每一位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。

上观新闻 杜晨薇